

陌生人的 孩子

〔英国〕

艾伦·霍林赫斯特
著

黄英利
译

*The
Stranger's
Child*

Alan
Hollinghurst

林出版社

陌生人的 孩子

〔英国〕

艾伦·霍林赫斯特
著

黄英利
译

*The
Stranger's
Child*

*Alan
Hollinghurst*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陌生人的孩子/ (英) 霍林赫斯特 (Hollinghurst, A.) 著;
黄英利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6.7

(文学新读馆)

书名原文: The Stranger's Child

ISBN 978-7-5447-6111-6

I. ①陌… II. ①霍… ②黄…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007266号

The Stranger's Child by Alan Hollinghurst

Copyright © 2011 by Alan Hollinghurst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Antony Harwood Limited,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6 by Yilin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0-2011-598号

- | | |
|-------|-------------------------|
| 书 名 | 陌生人的孩子 |
| 作 者 | [英国] 艾伦·霍林赫斯特 |
| 译 者 | 黄英利 |
| 责任编辑 | 王 维 |
| 原文出版 | Picador, 2011 |
| 出版发行 |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
| 出版社地址 |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
| 电子邮箱 | yilin@yilin.com |
| 出版社网址 | http://www.yilin.com |
| 经 销 |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 印 刷 |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
| 开 本 |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
| 印 张 | 16.875 |
| 插 页 | 4 |
| 字 数 | 395千 |
| 版 次 | 2016年7月第1版 2016年7月第1次印刷 |
| 书 号 | ISBN 978-7-5447-6111-6 |
| 定 价 | 58.00元 |
-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
(电话: 025-83658316)

作者题词

非常感谢比利时文学组织“描绘”(Het Beschrijf)给我提供的机会,使我在布鲁塞尔的帕萨波塔作家公寓住了一个月,这本小说的部分章节就是在此完成的。

I M

米克·伊姆拉^①

1956—2009

^① 米克·伊姆拉(1959—2009),苏格兰诗人,被誉为英国同时代最杰出的诗人之一,作品《失落的领袖》曾获得过英国诗歌大奖“前进奖”。1992年起进入《泰晤士报文学副刊》担任编辑。艾伦·霍林赫斯特将本书献给了他。——译注

目 录

第一章 两英亩	1
第二章 雷维尔	109
第三章 “坚持住，勇士们，坚持住！”	237
第四章 诗人其事	349
第五章 老伙伴	487

第一章

两英亩

1

她躺在吊床里，读了一个多小时诗歌。这可不容易，她心里一直在想着乔治带塞西尔来家里的事。她时不时从吊床上滑下来，有一半原因就是自己心不在焉。后来她干脆蜷成一团，疲惫地把书举起来对着脸。此时白昼的光渐渐退去，诗句开始隐藏在书里，看不清了。她想看一眼塞西尔，在他见到她之前、在他被介绍给她之前、在他问她在读什么书之前，先偷偷地看看他。但他一定是没赶上火车，或者至少是错过了转车时间：她仿佛看见他在哈罗威尔德斯通站的长长月台上来回踱步，后悔到了这么个地方。五分钟后，随着夕阳下的天空在假山上空变红，让人感觉可能发生了更糟的事。她突然感到一阵庄重的兴奋之情，开始想象她收到了一封电报，大家互相传递着这一消息；想象着她自己会失去控制失声痛哭；然后看到她自己在很多年后还跟别人叙述事情的经过，尽管她还没决定电报上的内容到底是什么。

客厅的灯亮了。透过开着的窗户，她能听到母亲正在和卡尔贝克太太聊天。卡尔贝克太太是过来喝茶的，她愿意待在这里，反正她自己家里也没人。客厅里的灯光洒向小路，使花园突然显得比以往更孤寂。达

夫妮从吊床上滑下来，穿上鞋，把书忘在了那里。她向房子走去。但此时此刻，有什么吸引了她，带有被她忽略了的神秘：它吸引着她走下草坪、走过假山，那里有一个鱼塘，水面映着树的倒影，显得与灰白的天空一般深沉。这是那种漫长而安静的时刻：树篱和边界都变得昏暗而朦胧，但只要凑近细看，所有的东西，如玫瑰、秋海棠、闪光的月桂树叶等，却似乎都带着神秘的灵动色彩，恢复了它们白昼时的光泽。

她听到了一声熟悉的轻响，是花园那扇已经破裂的大门碰撞底部木桩的声音；接着是一个陌生的声音，略有些尖厉，然后是乔治的笑声。他一定是带着塞西尔走了另外一条路，穿过了那个小修道院和那片小树林。达夫妮跑上假山旁半隐半现的狭窄台阶，从最上面她可以看出他们正在下面的灌木丛里。实际上她听不清楚他们在说什么，但是塞西尔的声音使她有些不安，他的声音听起来那么快那么果断，仿佛他们家的花园、房屋，甚至整个周末都将在他的掌控之中。那是一种很容易兴奋的声音，仿佛在说他才不在乎谁听到了他说的话呢，但在他的语气里，还是带有一点嘲弄、一点高傲。她转身看了一下房子，天空下是巨大的黑色屋顶和大烟囱，以及低矮屋檐下亮着灯的窗户。她在想，到了周一，在塞西尔离开后，他们又会轻易恢复到以往的生活。

树下，暮色越来越重，有趣的是，他们的小树林看起来变大了些。两个男孩还在那儿磨蹭，塞西尔显得有些不耐烦。当他们在桦树林之间慢慢走动时，他们的浅色衣服、乔治硬草帽的帽檐，都显现在黯淡的灯光下，但却看不清楚他们的脸。乔治停下了，用脚拨弄着什么东西，略高一点的塞西尔紧靠他站着，好像在和他一起分享他的发现。达夫妮小心地向他们走去，过了好一会儿她才意识到他们根本就没注意到她的存在；她站住了，有点尴尬地笑着，深呼了一口气，释放着自己的焦虑情绪。然后，她既迷惑又兴奋，开始思索她的处境。她知道，尽管她完全有能力对付乔治，但塞西尔是客人，而且他已经是大人了，不能跟他瞎闹。所以虽然有能力，她却想不出来该如何利用它。现在塞西尔的手放到了乔治的

肩膀上，仿佛是在安慰他；他还在笑，不过笑声比以前小了点；他们两人的两顶帽子靠得很近，有些地方还有些重叠。她觉得塞西尔的笑声很好听，总体来说，是有一点好笑的嘶嘶声。不过，像以往一样，他们的玩笑中并没包括她。然后，塞西尔抬起头，看到了她，说道：“嗨，你好啊！”仿佛他们相识已久，很高兴见到彼此。

乔治困惑了片刻，一边瞥了她一眼，一边快速扣上了外衣的扣子，说：“塞西尔没赶上火车。”他声音很急促。

“是啊，显然如此。”达夫妮选择了一种冷淡的语气，以免像以前那样被他戏弄。

“接下来我自然就得去看看米德尔塞克斯郡了，”塞西尔说着走上前来，握住她的手，“我们好像把大半个郡都走遍了。”

“他领你走的是乡村小路，”达夫妮说，“到这里有两条路，一条是乡村小路，一条是城郊的大路，不过大路可能不会给你留下好印象。它直接通到斯坦莫尔山。”

乔治局促地喘了口气，不过也有一丝解脱。“好了，塞斯，你见到我妹妹了。”塞西尔的手温暖而有力，他仍紧握着她的手，让人感觉他是个直率而欢快的人。他的手很大，但不知为什么，似乎感觉不到什么；那是一只惯于握紧船桨、抓牢绳索的手，还不习惯十六岁姑娘的纤纤玉手。她闻到他身上有一股汗味和青草味，呼出的气有一种酸味。当她抽出手指时，他又捏了一两下，然后才放开。她不喜欢这样，但在随后的一分钟里，她却发现手还保留着他的手的记忆，而且还有点想再伸出去，在暗暗夜影中再次触摸它。

“我刚才在读诗，”她说，“但现在天已经太黑了，恐怕读不了了。”

“啊！”塞西尔还是快速而大声地笑着说话，那几乎是一种窃笑了；但她感觉到他看她的目光是友好的。在沉沉暮色里，他们必须靠近了凝视，才能确认彼此脸上的表情；这使他们看起来格外被对方吸引着。“哪位诗人的诗呢？”

她有丁尼生的诗，还有《格兰塔》杂志，里面登有三首塞西尔的诗作：《科里》《科里的黎明》和《科里：黄昏》。她说：“噢，是阿尔弗雷德·丁尼生男爵的。”

塞西尔慢慢地点点头，似乎在找些友好生动的话说。“你觉得他现在水准还那么好吗？”

“哦，是的。”达夫妮肯定地说，然后怀疑自己是否听明白了他的问题。她的目光扫过树与树的间隙，但心中感受到了另一个阴暗的视角，类似于乔治惯用的剑桥式对话，人们说出来的话未必是他们的真实想法。那是一种文雅的调侃，你永远也无从知道为什么他们说你的答案是错的。“我们这里的人都喜欢丁尼生，”她说，“两英亩这里。”

现在塞西尔的眼睛在他的宽帽檐下看起来很顽皮。“那么我认为我们应该继续下去，”他说，“如果你们喜欢大声朗读的话，那大家都来朗读自己最喜欢的诗吧。”

“噢，好的！”达夫妮欢呼雀跃起来，虽然她除了听休伯特朗读过《泰晤士报》上那封他赞同的信之外，她就再也没有听过他读过任何东西。“你最喜欢的是什么？”她问，有一刹那她担心会听到一首她从来没有听说过的诗。

塞西尔享受着选择的权利，笑着对他们说：“噢，等我读的时候你们就知道了。”

“希望不是《夏洛特夫人》^①。”达夫妮说。

“我喜欢《夏洛特夫人》。”

“我是说，那是我最喜欢的一首。”达夫妮说。

乔治说：“好了，过来见见我母亲吧。”张开了双臂拥住了他们。

“顺便说一下，卡尔贝克太太也在这儿。”达夫妮说。

“那咱们就试着把她撵走。”乔治说。

“那，你就试试看吧……”达夫妮说。

^① 丁尼生《国王叙事诗》中的一首诗。

“我已经替卡尔贝克太太难过了，”塞西尔说，“不管她是谁。”

“她是一只大蟑螂，”乔治说，“去年带我母亲去了一趟德国，从那以后就再没放过她。”

“她是一个德国寡妇。”达夫妮用一种悲观的现实主义口吻说道，同情地摇着头。她发现塞西尔也伸开了双臂，然后不假思索地也张开了双臂；一瞬间，他们仿佛结成了一队带点叛逆精神的同伙。

2

当女仆在收拾茶具时，弗蕾达·索尔站起身来，穿过小桌子和几把小椅子慢慢走到开着的窗户前。几缕云彩高高地挂在天空，在假山上空发出粉红色的光芒，黄昏的第一缕灰色光线使花园显得格外安静。这是一天中让她有些不安的时刻。“那孩子还在外面，要把眼睛看坏了。”她说完，就转身回到了室内更温暖的光线中。

“如果她带着诗集的话。”克拉拉·卡尔贝克说。

“她正在研究塞西尔·瓦朗斯的诗。她说那些诗都很好，但还不能跟斯温伯恩^①和丁尼生男爵的诗相提并论。”

“斯温伯恩……”卡尔贝克太太小心翼翼地轻声笑着。

“我读过塞西尔的诗，都是关于他自己家的房子的。不过乔治说他还有一些更有意思的诗。”

“我觉得我对塞西尔·瓦朗斯家的房子很了解。”克拉拉说，言语中透露出的那点不客气能使她最美好的评价也显出一丝挖苦的意思。

^① 阿尔杰农·查尔斯·斯温伯恩（1837—1909），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末期的重要诗人，代表作有《冥后之园》《诗歌与民谣》。

弗蕾达踱过一小段距离，来到了房间的音乐角，站在摆放钢琴和深色留声机匣子的窗口前。自从造访了科里庄园，乔治本人就开始用批评的眼光来看待“两英亩”了。他说它用某种方式使自己变成了一个角落。这个角落有它自己的窗户，窗户被宽大的橡木梁柱支撑着。“他们来得太晚了，”弗蕾达说，“不过乔治说塞西尔这人没什么时间概念。”

克拉拉宽容地看了一眼壁炉上方的钟。

“我觉得他们有可能在附近闲逛。”

“唉，谁知道乔治跟他到底在干什么！”弗蕾达说，对自己的尖刻语调皱了皱眉。

“他有可能在哈罗威尔德斯通没赶上转车。”克拉拉说。

“很有可能。”弗蕾达说；有那么一会儿，这个地名里面收紧的元音，喉音 r 和几乎可以发成 f 的模糊音 w^①，使她猛然觉得，它们就像是小小的象征，她朋友在向英国、向斯坦莫尔，也是向她宣告主权。她开始摆弄起小圆桌上的半圆形相框：亲爱的弗兰克，在工作室里，将手放在另一个小圆桌上；休伯特坐在划艇里；乔治骑在一匹矮马上。她把两个相框分开，把达夫妮的相片突出出来。通常她很高兴有克拉拉的陪伴，克拉拉也自然很情愿坐在这里，一坐就是几个小时。她可以算是一个朋友，一个值得同情的朋友。弗蕾达有三个孩子、有电话，还有一个在楼上的卫生间；这些东西克拉拉都没有。所以当 she 艰难地从潮湿的小“罗蕾莱”翻山越岭地过来找人说话时，很难拒绝她。不过，今天晚上，随着厨房里准备晚餐的紧张气氛逐步增加，她继续待在这里则显得有些不合时宜。

“看起来乔治对朋友来访感到非常高兴。”克拉拉说。

“我知道。”弗蕾达答道。她突然间又恢复了自己的耐心，重新坐下来。“当然我也很高兴。以前，他好像从来也没有什么朋友。”

“可能失去了父亲使他变得怕羞了，”克拉拉说，“他只是想跟你在一起。”

① 地名原文为“Harrow and Wealdstone”。

“嗯，可能你是对的。”弗蕾达说道，对克拉拉的智慧感到恼火，同时也被乔治的忠诚所打动，“但他现在显然是变了。从他走路的姿势我就能看出来。他现在经常吹口哨，通常这表明一个男人正在期待着什么……当然他热爱剑桥。他喜欢那种有理想的生活。”她认为不管是对面的小路还是大学周围的广场，都是通向理想的路径，年轻人追随着它们，顺着阶梯一级级朝上走。下面是花园和河堤，还有让人惊叹的社交自由。在那里，乔治和他的朋友们伸开双臂躺在草坪上或驰骋在平底船里。她谨慎地说：“你知道他已被选为对话社团的成员了吧。”

“是吗……”克拉拉说，不易察觉地摇了摇头。

“这事情他不愿让我们知道。但我认为这是一种人生态度。是塞西尔·瓦朗斯介绍他加入的。他们在一起讨论各自的想法。我记得乔治说他们讨论诸如‘这个炉前地毯真的存在吗？’之类的问题。”

“都是些大问题。”克拉拉说。

弗蕾达带点内疚地笑着说：“我知道成为会员是件很光彩的事情。”

“塞西尔比乔治大吧。”克拉拉问。

“我觉得大两三岁吧，但差不多已经是研究印度兵变问题的专家了。很显然他希望自己能成为大学里的研究员。”

“是他主动要求帮助乔治的吧。”

“嗯，我认为他们是很好的朋友！”

克拉拉停了一会儿。“不管什么原因，”她说，“乔治现在正像花在绽放呢。”

弗蕾达接受了朋友的想法，坚定地笑了。“我知道，”她说，“他这花总算是开了。”这一想法很美好也有些许不确定。这时，达夫妮把头贴在窗户上喊着：

“他们来了！”——她的声音听起来有点愤怒，似乎在抱怨她们竟然连这个都不知道。

“啊，好啊。”她母亲说着，重新站了起来。

“总算到了。”克拉拉·卡尔贝克干笑着说，好像这种等待已经让她失去了耐心。

达夫妮快速地转过头扫视了一眼，然后说：“你知道吗，他非常迷人，而且他的声音也很好听。”

“你也是，亲爱的，”弗蕾达说，“快去把他带进来吧。”

“我该走了。”克拉拉低声而严肃地说。

“噢，别胡说。”弗蕾达说，没有想到自己会这么投降。她站起来走向大厅。碰巧休伯特刚下班回家，他戴着圆顶硬礼帽，正站在前门，几乎要把两个咖啡色的手提箱扔进室内。他说：“我把面包车里的这些东西拿回来了。”

“噢，肯定是塞西尔的行李，”弗蕾达说道，“对，你看‘C.T.V.’^①，千万小心点啊……”她的大儿子身强体健，长着奇特的红胡子，但在那一刻，根据她最近的谈话，她发现他还没有绽放，而且可以肯定的是，在机会来的时候，他头上的头发都掉光了。她说：“有人给你寄来了一个很神秘的包裹。晚上好，休伯特。”

“晚上好，母亲。”休伯特说着，越过手提箱倾过身来，吻了下母亲的脸颊。他们之间富于喜剧性的冷淡关系显露出来。这也说明了一个事实：休伯特是一个缺少情趣的人，不懂得玩笑消遣，可能甚至不知道其中的乐趣。“是这个吗？”他拿起一个用闪光的红纸包着的小包裹，“看起来更像是女人的东西啊。”

“嗯，我也曾这么想，”他母亲说，“是从马潘珠宝店送来的——”在她身后，花园的大门一整天都敞开着，其他人正在朝这边走来：在洒满小路的柔和光线下、在黄昏的暮色中，乔治和塞西尔携手在门口站了一会儿后，走了过来。达夫妮睁大眼睛，紧紧跟随在他们身后，在这一幕中扮演了找到他们的角色。有一瞬间弗蕾达觉得好像是塞西尔在领着乔治，而不是乔治在介绍他的朋友；而塞西尔本人，穿着浅色亚麻布衣服，手里

^① 塞西尔·瓦朗斯（Cecil T. Valance）名字的缩写。